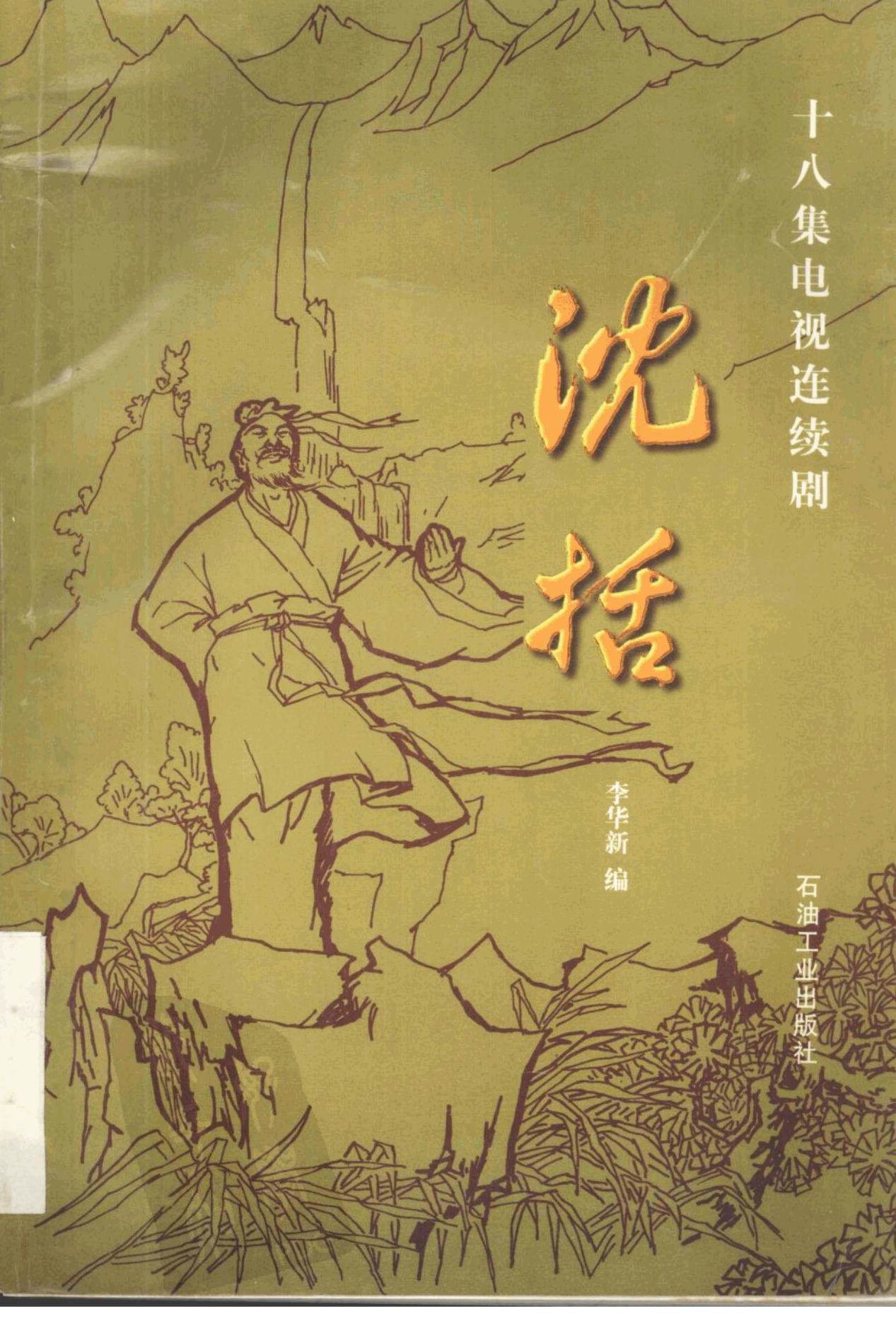


十八集电视连续剧

沈括

李华新编

石油工业出版社



史籍和中外权威人士对沈括的评价

《宋史》载：“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洵非溢美。”

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称“我国文学家之以科学家著称者，在汉有张衡，在宋则有沈括。”

沈括被法国著名汉学家侯恩孟教授誉为“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奥林匹克山神。”

苏格兰弗雷泽早在 1888 年就感叹道：“……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放在部长和国务卿的职位上……。”

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把他和世界上许多最伟大的优秀科学家比较后赞叹道：“……总之，沈括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唯有中国出了这一个人。”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称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所著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主要人物表

沈括——(字：存中)。进士；昭文馆校勘，提举司天监；知制造；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朝散郎、龙图阁学士；骑都尉。

因永乐城失陷受累，以“措置乖方”罪贬均州团练副使，后迁润州著《梦溪笔谈》。

卫朴——(字：清毅)：落第学子。精通天文、历法、算筹，被沈括发现后提为司天监集历官，撰修《奉元历》。

沈博毅——沈括长子，鄜延路参军，后在保卫绥德城时被叛臣杀害。

赵 頊——宋神宗，精励图治，推行新法，但急功好利。

王安石——丞相，推行变法。

高太后——神祖母，反对变法。

向皇后——神宗第一夫人。

蔡 确——先为御史，后为右丞相。沈括之政敌。

吕惠卿——先为撰修，后为右丞相。沈括之政敌。

韩 絳——左丞相。

王 圭——右丞相。

张 靓——两浙灾伤体量转运副使。

张若虚——华亭县县令，被沈括正法。

冯 京——枢密使。

吕公著——枢密副使。

文彦博——先为枢密使，后为太尉，判河阳。

苏东坡——杭州通判、翰林学士、知判诰、扬州太守。

司马光——观文殿大学士。

沈 七——沈括家仆，后随沈括西征。

翠 珠——沈括家丫环。

沈夫人——沈括夫人（继室）。

高 绅——神宗表弟；高太后之侄。原司天监集历官，被沈括降为副集历官；后迁大理寺丞；西路监军。

周 琮——司天监宫观；吕惠卿妻兄。

马 颙——司天监提举公事，被沈括降为天文观生。蔡确妻弟。

范 真——司天监文书官。

翠 红——周琮六姨太。

紫 娟——妓女。

白 浩——落第学子，紫娟之弟。

曲 珍——鄜延路副总管。

梁永能——鄜延路铃辖。

焦 思——鄜延路大将。

李 达——鄜延路大将。

景思谊——鄜延路大将。

任 云——鄜延路女将。

任 亮——鄜延路偏将。任云之弟。

任义仁——任云，任亮之父。

范 宁——绥德城监司，叛国投敌，被沈括斩首示众。

徐 禧——给事中，赴西军钦差。

李舜举——内侍，赴西军钦差。

于 凌——先为吕惠卿派往军中刺杀沈括的刺客，后因保护沈括阵亡。

梁太后——西夏主李秉常之母，曾主持国政。

梁乙埋——西夏国相，梁太后之弟。

嵬名浪遇——国主秉常叔父。

罔萌讹——西夏宁令。

都罗马尾——西夏大将。

格 众——西夏大将，被沈括二次俘，自辱身死。

妹勒都逋——西夏大将。

梁乙逋——国相梁乙埋之子，十八岁年轻将领。

没藏讹遇——夏米脂守将。

叶悖麻——西夏统军，围永乐城统帅。

咩讹埋——西夏大将，围永乐城副统帅。

凌结·阿约勒——西夏大将。

凌结·阿约多——西夏偏将，阿约勒之弟。

丫环、宫女若干

胡妓若干

群众若干。

序 幕

月光下，转动的浑天仪，昼夜交替，时而明亮，时而漆黑。

在黑色的衬底上，一只利剑翻飞。

一缕光柱，利剑化溶。

在蓝天白云与无限沙海相接处，刀戈如林，旌旗猎猎。帅旗下，一位身着戎装，手持银枪的将士对着镜头紧勒马缰，烈马一声长嘶，前蹄腾空，风鼓长袍如大鹏展翅，姿态如锥，似雕如塑。

在此背景上急速推出凝重、古朴、浑厚的两个大字：

《沈 括》

第一集

初露锋芒

字幕：北宋至和元年（公元 1054 年）

缕缕霞绡。乳雾轻烟。

远山含秀。奇峰耸立。

山坡，一位英姿勃发的束发青年在舞剑。

一道亮光划破晨空。

青年惊视，只见东方天幕上一颗硕大无朋的亮球拖拽着一条耀眼的光带直冲云天，霎时即逝。

他仰望天空，左眉心二颗黑痣紧蹙，若有所思，顿悟，惊喜若狂，飞奔下山。

绢窗上映出束发青年伏案疾书的身影。

矮几，蜡炬，烛泪。

他合上卷纸，《见闻录》工整的小楷赫然跃目。

他如释负重地击案而起：“妙哉，新星。”

在以上画面上出现如下字幕：

借父荫出仕刚赴任海州沭阳县主簿的沈括详细记载了这颗新星的发现和运行经过。

公元 1980 年，当这颗新星在天际再度出现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将这颗星以发现它的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为“沈括”。

沈家。

年轻美貌的沈夫人在饭桌上摆上饭菜对着书房叫道：“官人，该用饭了。”

沈括喜孜孜地走出书房：“夫人，有何美食犒劳于我啊？”

沈夫人娇嗔地：“这沭阳之地，熟不长粮，荒不长草，有何美食，再说，你有何可值得犒劳的？”

沈括：“唉，今日晨练，我发现了天下一大奇景，蔚为壮观，一颗硕大无朋的火球冲天而起，光芒四射，耀眼极明，拖拽的光尾上粗下细，似烟似绢，煞是好看。”

沈夫人：“这是何物？”

沈括：“这是一颗新星。”

沈夫人惊疑地：“这新星出现，是祸还是福？”

雕床上。一位二十多岁的少妇支起半个身子吃惊地说道：“我看这火球象似扫帚星下凡，恐是凶多吉少？”

她身边一个裸体着上身，五十多岁的男子不以为然地道：“夫人勿管他事，你我尽可欢爱”，说着伸出带毛的手臂缠住少妇的细腰，把头埋在女人的怀里。

少妇娇啼啼地：“看你象个馋猫，整夜不闲，恨不得把俺的整个身子吞下，时下，日已上竿，还不起床进县衙务事！”

男人：“县衙有何事可务，有爱妾在旁，我怎可舍得，人们都说你我男才女貌正相和，只须灵鹊肯填河。”说着翻身向少妇的身上压去……。

锦被乱翻，银钩乱摆。

帷帐里传来阵阵男女相狎的淫荡声。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银钩停止了晃动。

“老爷，不好了，饥民大闹县衙，有上千人，要面见老爷。”

男人撩开锦帐下床，骂了句“扫兴，”穿上七品官服，匆匆而去。

沭阳县衙门前。

数千名愤怒的饥民手持扁担、棍棒、铁叉、锄头拥挤在县衙门口。

路旁横卧着童、叟。

县衙门紧闭，门前几个手拿枪戈的卫兵横隔竖档。

县衙院内，县令胡天棋神色慌乱，焦急踱步。

门外传来阵阵吵闹声和辱骂声。

一位老儒颤抖的声音：“我那孩儿死得好惨啊，胡剥皮还我孩儿。”

一个粗壮的声音：“胡天棋你贪赃枉法，私加赋税，逼得我等走头无路，我们反了。”

“胡天棋你快快出来，我等要剥你的皮，吃你的肉。”

几个官员默然无语，不时地向县令瞟视。

胡天棋忽然驻足，气急败坏地：“来人，集县衙所有卫兵将这些刁民驱散，不散者，杀。”

此时，沈括大步走来高声道：“慢！”随之上前说道“县令大人，现群情激昂，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万万不可火上浇油，如事态扩大，朝廷怪罪下来，我等吃罪不起啊！”

县令：“沈主簿，你说应如何处置啊？”

沈括：“下官愚见，一速报朝廷；二答复他们的合理要求，以安抚民心。”

县令：“什么？答复他们的合理要求。”

沈括：“正是。”

县令：“他们要免除一切赋税；他们要剥我的皮，吃我的肉，你也答应吗？”

沈括笑了笑：“大人言重了，那只是县民过激之言，大人不必放在心上。古人云：‘水可泄而不可堵，情可疏而不可夺，气可消而不可挫，’倾听民声，择善而从之，消气平怨，乃为上策。”

一官员道：“沈大人所言极是。”

众官员频频点首：“此事万万不可草率从事，事态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

胡县令听后无可奈何地说：“就以沈主簿之言，我速将此事奏知朝廷，尔等可出衙慰藉百姓。”说完拂袖而去。

东京。皇宫。

珍馐佳饌。甘酒膏粱。

管弦丝竹。笛笙琴钹。

欢歌艳舞。如飞如翔。

婀娜细腰，国色天香。

宋仁宗和皇后、百官欣赏歌舞。

舞女们芳姿绰约，腮晕红杏，丰神柔情，双波流盼。

在座的官员望着这美如天仙的舞女心神迷荡，如醉如痴。

司马光（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身着绿服，捧笏当胸道：“今岁月圆，国威大显，各国臣服，陛下召众赏月，君臣同乐，可喜可贺啊。”

文彦博（参知政事）道：“司马大人所言极是，大宋昌盛，万象更新，国泰民安，普天同庆啊。来，干一杯。”

众官员纷纷举杯。

端坐在一旁的知制造王安石神色忧虑。

此时，一内侍急急进殿躬身道：“禀皇上，沭阳县饥民大闹县衙。”

宋仁宗：“太平之世，为何还有如此举动？”

内侍：“海州府和沭阳县奏章在此。”

宋仁宗：“他们都如何说，一一奏来。”

内侍：沭阳县奏章说：“数千刁民无理要求减免赋税，县令不允，刁民乃集聚县衙，久久不散。”

仁宗：“那海州府的奏章呢？”

内侍：“海州府的奏章说沭阳县水利长期失修，河道淤塞，侵衍成泽，县令胡天棋不关民事，且趁机私收赋税，激起民怨，致使数千计饥民集聚县衙。”

仁宗：“速将沭阳县令胡天棋交御史台查办，吏部速选一干练之臣急赴沭阳任县令。”

王安石毅然道：“陛下，沭阳县令胡天棋渎职并盘剥百姓理应查办。臣却以为，在民情沸腾之时，换一不熟悉本地民情的官员任县令，有所不妥。”

仁宗：“王爱卿之意呢？”

王安石：“微臣愚见，不如在沭阳县县丞和县主簿中挑选一人代理县令，他们熟悉本地

民情，可驾熟就轻，从善而为之。”

仁宗：“此意甚好，王爱卿，你以为在县丞和主簿中任谁为好啊？”

王安石：“臣以为沭阳县主簿沈括可为之。”

司马光起身大声道：“不可，沈括乃沈周之子，荫父出仕，现乳毛未脱，在多事之秋而任之，会有失大局，望陛下三思。”

王安石：“司马大人此话差矣，我等不可以年龄论英雄，诸葛亮 24 岁出山担大任，陆逊 20 岁任将军，唐太宗 24 岁挂帅指挥千军万马，难道他们不是举世英才吗？”

司马光无言以对，颓然落座。

王安石继续道：“下官奉命视察海州沭阳时见沈括勤于政务，处事谨慎有方，并深得百姓爱戴。”

仁宗毅然道：“下旨，将胡天棋革职查办；命沭阳县主簿沈括代县令之职，安慰县民，平服民变。”

两扇漆门。门缝里闪过一对滚动的眼睛，县令胡天棋从里向外窥视。

县衙外，沈括将一跪倒的老翁扶起。

老翁流泪诉说道：“县役上门催赋，我家无有分文，县役便拳打脚踢，致使吾儿在鞭下毙命。胡天棋归还我儿……”

沈括同情思索的眼神。

百姓不断地向沈括身边涌来。

一个壮年汉子向沈括道：“我家本是自耕自给，因力壮勤耕，多种梨枣杏桃、芹菰茄韭，养鸡鸭犬羊，勉强过活，可胡县令私加租赋，乱摊役钱，弄得我家倾家荡产，老父悬梁自尽，妻子离去，我等穷人有何出路，沈大人你可要为我等穷人作主啊！”

“圣旨到”，随着一声高喊，黄门丞在衙门前下马，手持圣旨喊道：“胡天棋，沈括听宣。”

胡天棋慌忙从门缝里挤出俯伏于地。

沈括闻声匆匆赶来跪倒。

黄门丞宣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沭阳县令胡天棋荒政渎职，私加租赋，搜刮百姓，积成民怨，将其革职，速解京查办，沭阳县主簿沈括勤于政事，忠于职守，命其代理沭县县令之职，遣返县民，复业营生，钦此！”

胡天棋、沈括齐声：“谢主龙恩，陛下万岁、万万岁！”

黄门丞：“来人，将胡天棋拿下。”卫兵上前将胡天棋的衣冠剥下，押上了囚车。愤怒的百姓追赶囚车，向囚车投掷石头，瓦片。

沈括阔步走向一高坡高声道：“诸位父老，本官蒙受皇上垂爱，受任于荒灾之时，还望众父老提携。沭阳县民穷，根在沭水，治穷需治本，本官愿与县民一起疏浚沭河，修堤筑坝，拓沟开渠，使千顷良田复收。”

一壮年汉子：“我等无食填腹，肚饥肠断，怎能修堤筑坝？”

沈括：“本官知我民生维艰，当下一开义仓，按户籍在本乡赈济，一次发给半年粮谷，让尔等复业营生；二开常平仓平价售谷；三在城外广办粥棚，乡民饱餐后速回乡里，多备挑担，掘具，以工代赈，疏浚河道，挖渠治水。”

乡民甲：“我县穷，就穷在沭河上，治水就是挖穷根啊。”

乡民乙：“听说这位沈大人就是当年太常少卿沈周之子。”

乡民丙：“有其父，必有其子。”

沈括对身边的卫兵道：“你速召人到城外置粥棚。”

卫兵：“是。”

沈括高声地：“诸位父老，就请各位到城外用饭吧！”

壮年汉子：“我等无非份之想，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走啊！到城外饱饱地吃上一顿回家治水啊。”

百姓同声而应，托儿带女纷纷离去。

沈括望着远去的百姓，百感交集。

城外道旁，几个粥棚一字摆开。

排队的饥民。

稀粥倒在碗盆、瓢罐里。

饥民们贪婪地喝着稀粥。

一只诊脉的手。

沈括躺在床上，一位道士模样的人为其诊脉。

沈夫人坐在床前静候，脸色焦灼。

诊完脉，道士站起。

沈夫人急不可待地问道：“道长，官人病情如何？”

王道长：“夫人不必担忧，沈大人在沭河工地昼夜操劳，精疲力竭，劳累过度，加之内伤饮食，外感风寒，气血两亏。”

沈夫人：“这……”

王道长：“不妨，不妨，可用和中消散，清热祛寒之剂，先以桂枝、人参引藏腑内气上引，待内气归宗后，再用药补血，则痊愈也。”

沈括道：“敢问道长，何谓内气、外气、主何之？”

王道长：“贫道医术已传五代，本不外传，我见大人体恤百姓，钻研好学，是位清官，可破此例。人之全身以气主之，外气乃呼吸之气，内气乃胸中之气也；外气举循环，内气包五脏，撑全身。”

沈括：“下官曾听说诊病需靠望、闻、问、切，道长可否指迷？”

王道长：“治人病者必先观病人肤理举动，听其声；问其饮食，痛痒；切其脉，这就叫目不舍色，耳不舍声，手不舍脉。因为疾病由五脏生，必显出五色相应，五声变化，五味有所偏。”

沈括：“道长又如何诊得下官是患气血两亏呢？”

王道长：“大人脉息迟细，轻按不觉动，重按微玄无力，此乃气虚，气虚则血亏，需提气补血以通之。”

沈括：“敢问道长药之配伍有何妙用？”

王道长：“药之配伍能发挥功效，但也不尽然，配伍不当，有的相克，有的相抵。”

沈括：“这是为何？”

王道长：“两物相配、相溶色味都有所变，功效也即不同。比如水银和硫磺相合，变成

赤色；水银与矾石相杂便变成白色。醋和橙的味道都是酸的，但合起来却是甜的。乳石一般不能与参术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便能致人死命，但古人在“五石散”中，却用参术，这正是药之配伍的妙处。”

沈括：“用同一种药物治同一种病，却功效不同这是何故？”

王道长：“这与每个人的禀赋有关，有人饮酒多而不醉，有人喝上一口就东倒西歪；有人愿食鱼，可有人食鱼后却身起疱疹，奇痒难捺。”

沈括：“多谢先生如此医术高论。”

王道长：“岂敢承谢，大人和县民一起治理洙河，与民同甘苦，是万民之福，贫道在这里还要感谢您呢？大人好生休养，贫道告辞，”说完即走。

沈夫人送道长出门。

沈括毅然撩被扶床下地，摇摇晃晃走到桌前，翻开一本手写《良方集锦》取过笔砚，飞龙走蛇。

炎阳高照，云淡风轻。

沈括和县丞及几名官役站在堤上远眺。

百渠纵横。流水淙淙。

远山含秀，平川飘绿。

县丞喜盈盈地：“沈大人领县民治水，得良田七千顷，功德无量啊！”

沈括：“那里，那里，此功在朝廷，得力在民众，我等只是筹划一下罢了，何谈功德，”说完扭头向堤下一村庄走去。

村庄。

众人掘井。井旁有一锈蚀的废铁却引起了沈括的注意。他随手捡起看了看，面呈惊疑之色，随之问道：“这是刚从井中发掘的吗？”

乡民：“是刚从井里挖出来的，这是何物？”

沈括：“这是一种古铁弓弩机！”

顷刻，乡民们好奇地围拢上来，一个道：“此等何用？”

沈括：“此为古代所用兵器，你们看这望山（标尺）甚长，其侧尚有尺寸，三经、三纬则设之于棚，当是定其高低左右以求射准。”

县丞：“如何见得？”

沈括：“昔日汉陈王刘宠善弩射，十发皆中同处，下官曾见其所用铁弓与其极相似。”

官役不解地：“十发十中，皆中同处，为何射得如此准确？”

沈括：“你们看，此弓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勾弦），以此望山视箭头，以箭头对的，三点成一线，何愁而不准。”

乡民：“大人，你看这弩机为何时所造？”

沈括：“约春秋战国时。”

乡民：“战国离我朝时代久远，岂有如此精巧之物？”

沈括：“春秋战国多于战争，以兵器为优，当时已有了削铁如泥的蟠钢刀、舒钢刀、屈刀、莫邪刀，也定会有这射出于三百步的强弓了。”

乡民：“沈大人乃读书之人，真是见识高啊？”

沈括谦恭地：“唉，何谈见识，下官生来爱钻研这些锁事罢了。”随之对官役：“把此带到县役收藏。”

官役：“是。”

字幕：沈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弩机外形、特征、功用作出科学说明的科学家。

沈家。灯下。

沈括正聚精会神地观察浮漏滴水。

门外传来敲门声。

沈夫人急忙走出开门。

沈括见王道长欣喜异常，“你这郎中，是不请自到，我这病经道长开方三剂，已痊愈了。”

王道长：“贫道自知大人顽疾三剂即可攻下，上次在病中见大人刻苦好学，涉猎广泛，见识博深，欲特来拜访，见大人公事繁忙，只好作罢，今方游田家，路经于此，见室有灯光，知大人定挑灯攻研，特来打扰。”

沈括：“道长快请，你来的正好，正欲请教。今日值夏至，下官正用浮漏测之日长。”

王道长看了看浮漏道：“大人所制浮漏倒与历代术家不同啊？”

沈括：“是啊，下官考证了历代 25 家大历者步漏之法，去弊存优，上下设求壶、复壶、废壶、建壶四壶。”

王道长颇有兴致地问道：“此四壶功用何在？”

沈括：“这求壶功用在于播水；这复壶在于调节水平；废壶乃为分水壶；这建壶在于受水，以浮箭舟。”

王道长频频点头，他指了指建壶中的箭舟道：“这上边漂浮的当是刻漏箭了。”

沈括：“正是，水长舟浮，漏箭上出，见其刻度就知时辰了。”

字幕：沈括所制浮漏达到了每昼夜误差小于 20 秒的精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时器。

王道长连声：“好，好，此法甚妙，”随之说道：“唐朝一行用浮漏计时，见冬至长，夏至短，怀疑是冬夏水流急缓所致，大人如何解之。”

沈括：“下官正为此所验，经数年观测，冬至长，夏至短，于水流无关，此乃天运之故。”

王道长大为惊奇：“这是为何？”

沈括：“据下官所测冬至日行速，天运已末期，而日已过表，故百刻而有余；夏至日行迟，天运未已期，而日已未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数，又复示晷景漏刻，莫不吻合，这是前人所没有测到的。”

王道长：“大人之验如驱云拨雾，可解万代之谜啊。”

沈括谦恭地：“下官只是在先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而已。”

在以上画面上出现如下字幕

沈括是我国第一个验证时令长短有别的科学家。

东京。皇宫。

飞檐，斗拱。浮雕，廊柱。

曲栏，长路。石人。铜马。

字幕：嘉佑七年秋，沈括中进士第，名列苏州第一；治平三年，调入京都，任昭文馆编校。

后宫。宫女，内侍进进出出，紧张、肃穆。

宫内，太皇太后（曹太后）和皇太后（高太后）面色焦灼，相对无语，并不时地向纬幔后瞟视。

随着一声婴儿啼哭，一位宫女从纬幔后喜盈盈地走出：“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生了个千岁！”

字幕叠出：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

曹太后喜得眉飞色舞：“孙儿刚刚登极，今日又喜得皇子，”随之唤过一位宫女道：“快，快去各司传话，今晚我要设宴以示庆贺。”

宫女：“是。”

高太后也乐不可支，唤过一名内侍道：“你快去告诉皇儿，就说他喜得贵子，太皇太后今晚要举宴为他庆贺。”

内侍：“是。”

垂拱殿。

王安石躬身道：“陛下喜得千岁，可喜可贺啊。”

神宗不以为然地：“生男育女，是人间常事，”转而说道：“王爱卿，你刚从江宁入京，鞍马劳顿，尚未歇息，就召你进殿议事，倒教朕心里过意不去。”

王安石：“应召晋见，报效国家，是为臣的本份。”

神宗：“江宁情况如何？”

王安石：“回陛下，臣遍视乡里，年景尚好，只患豪强兼并，商贾盘剥，狡吏为虐，催赋逼税，民怨甚大，如能抑此三害，民殷国强不难。”

神宗：“朕临朝以来，正忧于此，遍询群臣多为歌功颂德，很少有切中要害之词，今卿三言五语，便以道破，足见爱卿是忧国忧民之臣啊。”

王安石：“陛下过奖，微臣只知安国者以民为本，得民者安天下，失民者失天下。”

神宗：“朕召卿来正为此事，现兴国富民，固疾颇多，当立新法废其旧。商鞅变法，足以强秦，我朝改易更革，足以立国。爱卿此次进京，就不要回江宁了，朕命你为翰林院大学士，可暂为迓英殿侍讲，草拟变法条例如何？”

王安石慌忙离座：“微臣才识学浅，难当此任。”

神宗：“卿清节素著，天下知贤，爱卿写于太皇的《万言书》朕已读至数遍，尤为精到，望卿将此方略一一经划，逐一施之。”

王安石：“变法更革，千秋伟业，一人岂能经划。”

神宗：“当朝精干之臣，任卿挑选以辅之。”

王安石离座跪地：“蒙陛下知遇，肝脑涂地以报陛下。”

后宫。彩灯高挂，香烟弥漫。

宫女、内侍来往穿梭，喜气洋洋。

一内侍急急进来禀道：“禀太皇太后，皇太后得司天监报，据《明天历》所测，明日七月十五，清晨有月食。”

二太后顿时怔呆。

曹太后：“月食，这不是天狗吃月亮吗？皇孙登极，又喜得皇子，怎可有此凶兆。”

高太后对内侍：“快传司天监丞周琮速来见太皇太后。”

内侍：“是”，转身即走。

垂拱殿。

神宗：“朕考证历代明皇，其功无过于唐太宗，我朝兴革效法唐太宗可否？”

王安石：“唐太宗创业守成，功垂后世，但唐所处世情与我朝不同。唐在隋末离乱之后，百废待兴，太宗创业守业，拨其乱而反其正，乃天下治；然我朝承平百年，偃安逸乐之久，积重难返，故变法应鉴古而不泥古。”

神宗微微点头。

王安石：“微臣尚虑一事。”

神宗：“爱卿所虑何事，快快讲来。”

王安石：“历代变法图强者，大都下场不妙，恐有人借故而攻之，变法夭折，恐负圣望。”

神宗：“爱卿不必多虑，流言蜚语在所难免，浮云不足以蔽日月也。”

后宫。

曹太后怒不可遏：“天狗吃月亮，这不是以云蔽月吗？”

周琮垂首道：“是也。”

高太后道：“人说，天纲有变，乃不祥之兆，历朝可有见证。”

周琮道：“当有。”

高太后：“你一一数来。”

周琮瞟了一眼二位太后道：“黄初六年二月十六日壬戌，惑入太微，四月征南将军夏侯尚薨，五月文帝崩。青龙二年三月辛卯，月犯舆鬼，年大疫，司徒董昭卒，太后郭氏崩。”

高太后：“住口，既然如此，可有解救之法。”

周琮：“解救之法倒有。”

高太后：“快快讲来。”

周琮：“一请灭鬼之神钟馗；二设祭台，齐备震天锣鼓，通天棍，驱赶天狗。”

二太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神情稍安。

曹太后道：“既有补救之法，你就去办吧。”

高太后：“应验有赏，失验当斩。”

周琮：“是”，转身擦了一把冷汗匆匆而退。

昭文馆门庭，高大巍峨。

院内。绿树，横枝。清流，碧荷。竹影，假山。八扇面北而开的折叠堂门，雕龙刻凤，

漆金染彩。

馆内。櫺架林立，竹简、线装图书、字画。

校勘沈括身伏书案，在专注地写着什么，书案上摆着《颛顼历》、《大衍历》、《崇天历》、《明天历》。

吕惠卿（校勘）从书架丛中闪过，见沈括那全神贯注的样子脸上掠过轻蔑的一笑，悄悄地走过来讥讽地：“沈大人空闲时还如此用功，可望来日拜翰林，披紫挂红，风光一世啊。”

沈括谦恭地：“哪敢有此非份之想，只是下官对此颇有兴趣罢了。”

此时，昭文馆校勘苏轼风火火地走了过来。

吕惠卿急问道：“苏大人，何事如此慌张？”

苏轼：“司天监所制《明天历》说明晨有月食。宫内传下话来，今夜全朝文武百官集大庆殿前祭天。”

沈括惊问：“为何祭天？”

苏轼：“月食乃天狗吃月亮，要请驱鬼之神钟馗，并要齐备震天锣鼓、通天棍，驱赶天狗。”

沈括：“岂有此理，万物有规，天运有道，天道有常，竟如此小题大作，兴师动众，况且这《明天历》漏洞百出，所计天时不准，下官正待上报朝廷，奏请修改此历。”

苏轼惊愕：“沈大人此等大事万万不可造次，稍有疏漏要遭杀身之祸啊。”

吕惠卿冷嘲热讽地：“沈大人有先天之明，岂能有甚疏漏。”

沈括：“吕大人此言差矣，下官并无有什么先天之明，只是以证考实罢了。”

吕惠卿：“即以证考实，沈大人说《明天历》所报天时不准，看是有根据了。”

沈括：“根据倒有，司天监丞周琮所制《明天历》是据仁宗时楚衍所制《崇天历》推算而成。庆历年间，《崇天历》所报月食不准，便在原时限上相加了二刻才与月食时限相吻，而周琮等人未实察天体，却依据《崇天历》相加的二刻推算，必当有误，据下官所测，月食当在上夜。”

吕惠卿瞠目，欲吐无言。

苏轼见状急忙劝解道：“天文、历法不关我秘阁职事，二位大人，不要为此伤了和气。”

吕惠卿不满地看了沈括一眼离去。

苏轼看了一眼离去的吕惠卿道：“沈大人，你刚进馆不久还有所不知，司天监丞周琮乃吕大人之妻兄。”

沈括大为吃惊“啊”！下官有所不知，转而又道：“这历法有误，下官知其错而不得不说啊。”

苏轼：“这朝历乃天历，此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尚若有个差错，大人可吃罪不起啊”！

沈括：“罪与非罪，下官并不当心，苏大人体恤下官，当是感激不尽，可月食不在明晨，而在上夜，我等应提醒皇上才是啊！”

苏轼点首。

垂拱殿。

神宗对王安石：“以卿之言，天纲有常，不关人事，就不必设祭了吗？”

王安石：“微臣并非此意，世人对天体运转多有不解，毅然止之，似有不妥，如万一有

变，倒出怨言，况且二太后已吩咐下去，应照此办理为好。”

神宗频首。

忽一内侍进殿：“禀皇上，昭文馆校勘沈括有奏章献于皇上，请御览。”

神宗接过奏章读道：“司天监所报明晨月食有误，月食当在上夜。”转身问王安石道：“沈括何人？”

王安石道：“沈括乃当年平息沭阳饥民大闹县衙的代理沭阳县县令，嘉佑八年及第名列苏州第一，得太皇召见，视其才任扬州司理参军后入京，现为昭文馆校勘。”

神宗不以为然地：“一个校书郎，为何懂得天文？”

王安石：“沈括博学善记，于天文、地理、史志、律历、音乐、美术、医术、卜算无所不通。”

神宗大为惊奇：“沈括如此多能善专，此话可信了。”

王安石笑了笑：“周琮和沈括之言，谁对谁非今晚即可分晓。”

夜幕。疏星淡月，浮云几缕。

大庆殿前高高的祭台，香烟弥漫，油火熊熊。锣鼓齐备，长棍林立。

神宗戴通天冠，服绛纱袍和太皇太后、皇太后端坐殿前。

文武百官冕朝服在台阶下肃立，王安石、沈括、苏轼、吕惠卿也在其中。

方钟鼓楼上景阳钟响过。

众人齐首向天，肃穆、紧张的神色。

祭台前的周琮却昂首挺胸，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众人中不知谁喊了一声：“那边有阴影。”

此时，周琮才抬起头来，惊愕地长大了嘴巴，一团阴影向月亮罩来……

端坐的太皇太后起身大喊：“快奏震天锣鼓，快，快。”

周琮听到喊声如大梦初醒，慌乱地向台上挥手：“祭天，横扫天狗。”

祭台上顿时锣鼓齐鸣，通天棍乱舞。

一名道士披头散发在台中双膝跪于地，口中喃喃，呼唤钟馗驱鬼。

阴影由小变大，由淡变浓，明日被蚀，霎时一片漆黑。

有人大声惊呼：“不好了，月亮被天狗吞食了。”

众人顿时大哗。

阴影慢慢消去，明月如轮。

锣鼓嘎然而止，四周寂静无声。

太皇太后、皇太后神情沮丧，低首垂泪。

众官员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神宗怒不可遏：“周琮。”

周琮从祭台前匆匆走来浑身哆嗦：“臣…臣在。”

神宗厉声道：“你身为司天监丞，主持撰修《明天历》竟有如此大误，该当何罪？”

周琮俯伏于地：“臣罪该万死，不过…微臣所制《明天历》是依据《崇天历》所制……。”

神宗：“以你之言，罪责在于所制《崇天历》的楚衍了？”

周琮：“罪臣不敢。”

神宗：“你错报天时，又置祭台，横驱天狗，这天狗可曾驱走？”

周琮：“这……。”

神宗高声道：“沈括。”

沈括从百官中出班：“微臣在。”

神宗：“沈爱卿，你为何知道月食发生在上夜？”

沈括：“微臣研讨历代历法，又在本家粗制一浑天仪，数年观测不断，微臣测得黄道与白道的交点每月向西后退一度多，经二百四十九个交点月，即十八年零六个多月，即退行一周。《崇天历》距今已二十六年，当退行一周半稍差，故月食发生在上夜。”

在以上画面上出现如下字幕：

沈括所测黄、白道交点每月向后退一度多和每 249 个交点月退一周与现代天文所测每月后退 $1^{\circ}5'$ 和 249.65 个交月点退一周极相近。

神宗面露喜色。

王安石道：“沈大人，黄道与白道的交点，为何每月向后退呢？”

沈括道：“日、月轨道的交点沿黄道向西运行，即向月亮运行的相反方向运行，这是由于太阳对月亮有吸引力所致。”

神宗频频点头，接着问道：“沈爱卿，你说为何会发生日、月食呢？”

沈括：“发生日、月食由白道与黄道不一致所致，黄道和白道乃地球、月亮所走的轨道。二轨道象两个环子相叠，二者之间有一很小的交角。只有在黄道、白道交点附近，日、月、地同在同一条直线上时，才发生日、月食。”

神宗注视倾听，频频点首。

沈括：“当太阳照射到地球上的光线被月亮挡住时，便发生日食；当月亮走到地球的影子里，月亮受不到阳光的照射，便发生月食。”

神宗称赞道：“如此精通，以卿之见，当天体运行发生日月食，与人间事有关否？”

沈括：“天纲有常，不关人事。”

神宗欣然，扫视了二位太后一眼后又问道：“周琮所置祭台能否消灾灭祸呢？”

沈括：“以臣直言，那将无济于事，今夜便是例证。”

神宗转而对周琮：“周琮，你听到了吗？”

周琮：“听到了。”

神宗厉声道：“下旨，周琮身为司天监丞，渎职塞责，致使所制《明天历》所报天时相差甚远，将周琮降为司天监宫观；废除《明天历》，暂复《崇天历》修编新历。”

吕惠卿闻之一惊。

周琮：“谢主龙恩，陛下万岁，万万岁！”

神宗：“沈括。”

沈括：“微臣在。”

神宗：“沈爱卿，才识渊博，恭谨术进，深谙天文、历法，朕任你为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并兼举司天监，编制新历。”

吕惠卿满脸不悦。

苏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露喜色。

沈括双膝跪地：“臣领旨，谢主龙恩。”